

潘承玉 著

南明文学研究

NLIC2970870110

中華書局

潘承玉著

南明文学研究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明文学研究/潘承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2.12

ISBN 978 - 7 - 101 - 09113 - 7

I. 南 … II. 潘… III. 古典文学研究 - 中国 -
南明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370 号

书 名 南明文学研究
著 者 潘承玉
责任编辑 郁震宏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8 3/4 插页 2 字数 49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113 - 7
定 价 75.00 元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暨其中的南明,很久以来皆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领域之一。然自孟森、谢国桢以降,直至司徒琳、南炳文、顾诚等权威南明史家,皆局限于南明政治、军事史的研究,而有关南明文学的全面宏观研究,尽管早已存在不少个案甚至一些条块的探索,差不多还是文学史研究急待填补的一块重要空白。本成果尝试对围绕这一文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积淀进行一次集中、系统的清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原始文献的穷搜和历史真相的穷究,展开多方面的创新研究,以推动这一重要文学文化遗产的价值当代化,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第一章从考察“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入手,着重阐发“南明”概念的多重意涵,在学术理想和研究现实的统一中划定“南明文学”的研究范围。从学术理想的角度言,一切出自作者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完整或者不够完整的篇章,不限任何样式,都应属于“文学”,加以研究;“南明”,不仅包括实在时空,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心理时空,甚至以亡明直接继承者自居的邻邦君臣,其“南明化”倾向也值得关注。但从研究现实而言,南明抗清的主导毕竟是民族意识强烈、俗称“文人造反”的士大夫,士大夫文学的主体毕竟还是传统诗文;南明文学研究终究要以直接经受过南明抗清斗争洗礼的实在时空及其作家为焦点。在此基础上,本章还从六个方面进一步确认了南明及其思想学术、文学文化在近代国人心目中和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确认了从事南明文学研究在文学史研究本体方面和在发掘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价值意义。

第二章首次梳理近四百年来南明文学文献的传播史,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南明暨遗民文学作家生存于世的南明及清初以降六十年为第一个时期,是南明文学的广泛播种期;明遗民文学家辞世以后,从康熙晚期至乾隆末约九十年为第二个时期,这是南明文学传播从繁荣转向肃杀厉禁,在日趋紧张、沉寂中艰难持续的时期;嘉庆初至光绪中约百年为第三个时期,这是南明文学传播从厉禁中逐渐解冻、恢复,臻于全面清理的时期;第四个时期从光绪晚期至今百馀

年,这是南明文学文献借助现代媒介得以日益普及和化为当代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每一时期又各含若干时段和不同层面。考察表明,有关南明文学的传播是一个薪火相传的漫长接力,确是一部“用血和泪来书写历史册页”的民族精神保存史;南明文学在近四百年来的国人特别是具有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

第三章属对南明文学研究史和南明文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第一节考察现代学术建立前两百多年有清学者的南明文学研究,肯定他们在揭示南明文学特殊现象方面所达到的深度,指出其研究倾向和研究模式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第二节考察现代学术建立初期即二十世纪上半叶清末和民国学者的南明文学研究,分析其体现出的“现代学术”新兆;第三节考察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南明文学研究,分为建国后十五年持续发展、文革十多年停顿和1979年以来三十多年重新振兴三个时段,指出最近三十年的研究在广度、宏观性和自觉性上均达到空前的水平,在研究深度上也实现多层次的开掘;第四节考察台港和国外学者五十多年来的南明文学研究,指出台湾学者的研究长期持续均衡发展,在研究途径和研究领域上形成鲜明特色。最后分析了既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上三章通过对南明文学理念遗产、文献遗产和学术史遗产的总结,为新的深入研究打下扎实基础,可称“基础篇”。

第四章对南明遗民最擅长——既往微观和中观研究成果也较多的南明遗民诗展开新的深入研究。第一节辨析南明遗民诗创作的心理背景和审美基础,指出南明遗民具有普遍觉醒的自我意识和遗民价值观,南明遗民诗出现一个以真为美的共同审美倾向,强调美在真性情、真历史和真精神。第二节以清初诗歌总集《遗民诗》为中心,考察南明遗民诗的抒情内容,它们是忧愤深广的真性情、史实斑斑的真历史、胜义迭出的真精神的多元统一。第三节研究南明遗民诗的抒情话语选择,指出创造、锤炼而后出自然、丽则之真诗,把形形色色的摹拟因袭和粗制滥造作风剔除出诗歌创作过程,是南明遗民诗歌创作观的精髓所在,同时又强调回归赋比兴传统。第四节通过对清初诗歌研究史和清初诗歌原生面貌的双重考察,得出南明遗民诗所构成的性情诗派乃是清初诗坛的中坚和主流,是明清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对袁枚性灵诗派的形成亦曾发挥其“匹夫之权”的影响这一崭新论断。

第五章对南明遗民文人同样极为重视,但既往研究非常不够,今人大多不甚了了,或竟长期为错谬之见所误的南明遗民散文展开新的深入研究。研究选

择了一个独特视角,即近三十年被众口一词赞誉的散文名篇《画网巾先生传》的著作权问题;该文向被目为桐城派鼻祖、具有反清思想和故国情怀的清初散文家戴名世的命世名文。沉潜穿穴于清初以降大量原始文献发现,南明遗民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顺治九年写就部分文字,顺治十四年完成全部初稿,康熙九年到十四年刊行传世,而戴氏文字康熙四十年才“写作”,康熙四十一年才刊行传世;清初以降,该传以旷世奇文一直辗转流传,皆源出李氏而非戴氏,凡提到作者亦皆指为李氏而非戴氏;这些史实与文字本身的美学和历史内涵对照表明,戴氏文字实为对李氏同题同事传记相当拙劣的篡窃改写。研究由此层层深入、展开,将南明遗民散文创作的历史面貌首次完整呈现在学界面前:出于南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曾创作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极富诗意图和生气的散文,曾是一位声望中天、被黄宗羲视为可与钱谦益、顾炎武等文坛巨擘并驾齐驱的散文大家;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王猷定、傅占衡、黄宗羲、张岱等等为其中的节点,整个南明遗民界的散文创作当时实际上形成一张覆盖到大多数曾为南明反清主要区域,百脉贯通、生生不息、多产优产,并襟带笼罩清初其他散文创作的巨大网络,在明清散文衍变过程中处于俨然中坚和中流砥柱地位。

第六章对南明各政权控制区域中因系海上浮动疆域而恰最为稳定、存在时间亦最长的区域即鲁监国和明郑前期控制影响下的台湾海峡的诗群活动,展开全新的研究;南明台湾海峡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南明文学的主流所在,且对清初以降海峡两岸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台湾文学的起源产生隐秘而深远的影响。在台湾文学源头问题上,在从清康熙以来长达三百多年的学术史上,尤其是在六十年来的整个台湾学界和二十多年来的大陆学界,一直存在一个被一代又一代学人反复论证阐发,堪称压倒一切、坚定不移的主流见解,即沈光文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即到台湾,在荷兰人治下秘密从事诗歌创作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是台湾文学的始祖和台湾孔子。研究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新考证入手,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推翻了这一传统主见,并进而深入一个远为宏大的历史时空指出:寻找台湾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应将南明阵营中走出的一个晚节不终的普通文人作为膜拜对象,而应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人曾置身其间的整个南明台湾海峡诗群;由舟山诗群、厦金诗群、领袖将帅诗群、滨海诗群等四大诗群构成的南明鲁王监国和明郑前期台湾海峡诗群,是一个波澜壮阔、“杜甫”纷起的伟大诗群,书写了我民族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璀璨一章,蕴涵了后人寻味无穷的思想力量和诗歌真谛,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学包括作为其直接继承的台湾文学的

发展，亦在一系列基本精神倾向上自然构成台湾文学的生命之源。

以上三章对南明文学的主要体裁和代表性区域文学展开全新的研究，可称“本体篇”。

目 录

| | |
|---|----|
| 内容提要 | 1 |
| 第一章 有关南明文学研究的概念与理念 | 1 |
| 第一节 “文学”概念的历史考察和本课题所取 | 1 |
| 一、“文学”概念的历史流变 | 1 |
| 二、文学史家的“文学”观 | 6 |
| 三、本课题所取 | 8 |
| 第二节 南明文学的时空界定与研究难点 | 11 |
| 一、“南明”概念的提出和其时空延展 | 11 |
| 二、本课题“南明”概念的再延展 | 16 |
| 三、从事本课题研究的难点与对应办法 | 22 |
| 第三节 南明文学研究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 | 31 |
| 一、南明思想学术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从事南明 文学研究的主要旨趣 | 31 |
| 二、基本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43 |
| 第二章 近四百年来有关南明文学的传播史考察 | 46 |
| 第一节 南明以降六十年：广泛播种 | 46 |
| 一、南明政权治下的文学传播 | 46 |
| 二、清统治区域明遗民的文学传播 | 50 |
| 第二节 遗民文学家辞世以后九十年：艰难持续 | 56 |
| 一、四个时段的划分 | 56 |
| 二、两个方面的考察 | 58 |
| 第三节 嘉庆初至光绪中百年：全面清理 | 63 |
| 一、史学著述中的南明文学传播得以中继 | 64 |
| 二、南明文学别集传播形成第二次高潮 | 66 |
| 三、南明文学传播的载体容量达到历史之最 | 68 |

| | |
|---|-----|
| 第四节 光绪晚期以降百年:普及与转化 | 70 |
| 一、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和抗日民族救亡时代的南明文学传播 | 70 |
| 二、海峡两岸对峙和中西文化冲突对话时代的南明文学传播 | 74 |
| 第三章 迄今为止的南明文学研究 | 79 |
| 第一节 现代学术建立前的南明文学研究 | 79 |
| 一、南明文学当事人的南明文学研究 | 79 |
| 二、清初部分贰臣文人的南明文学研究 | 82 |
| 三、清初以降其他学者的南明文学研究 | 85 |
| 第二节 现代学术建立初期的南明文学研究 | 90 |
| 一、现代学术建立初期的南明文学研究背景和有关研究统计 | 91 |
| 二、现代学术建立初期的南明文学研究局限与研究倾向和特色 | 95 |
| 第三节 五十多年来大陆的南明文学研究 | 100 |
| 一、“文革”爆发前十五年南明文学研究的发展态势 | 100 |
| 二、1979年以来的南明文学研究进展和繁荣盛况 | 106 |
| 第四节 五十多年来台湾、香港以及国外的南明文学研究 | 117 |
| 一、台港南明文学研究的长期自觉和持续均衡发展 | 117 |
| 二、台港南明文学研究途径和研究领域方面的两大特色 | 123 |
| 三、台港南明文学研究的其它成就和宏观探索 | 135 |
| 四、国外的南明文学研究 | 141 |
| 第五节 对既往研究之简要总结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 142 |
| 第四章 南明遗民诗研究——以《遗民诗》为中心的考察 | 145 |
| 第一节 遗民诗创作的心理背景和审美基础 | 146 |
| 一、遗民诗创作的心理背景:遗民意识和遗民价值观的自觉 | 146 |
| 二、遗民诗创作的审美基础:以真为美,美在真性情、 真历史、真精神 | 159 |
| 第二节 真性情、真历史与真精神的世界:南明遗民诗的抒情内容 | 169 |
| 一、以遗民自身为视点的抒情、行旅、山园题材与真性情 | 170 |
| 二、以社会、自然为视点的政治、山水题材与真历史 | 184 |
| 三、全视点的怀古、述志、咏物题材与真精神 | 196 |
| 第三节 赋、比、兴传统的继承与新发展:南明遗民诗的抒情话语 | 208 |
| 一、南明遗民诗的审美风貌与遗民诗人的审美创造观 | 208 |
| 二、南明遗民诗对赋、比、兴技法的继承和发展 | 216 |

| | |
|---|-----|
| 第四节 清初诗坛中坚:南明遗民诗在明清诗歌史上的地位 | 229 |
| 第五章 南明遗民散文研究——从一篇散文经典的著作权考辨入手 | 245 |
| 第一节 关于一篇明清散文经典著作权的初步质疑 | 247 |
| 一、《画网巾先生传》,清初文人戴名世的命世名文 | 247 |
| 二、另篇《画网巾先生传》,绝非戴氏素材来源 | 250 |
| 第二节 《画网巾先生传》为南明遗民散文家李世熊原创考 | 255 |
| 一、李集《画网巾先生传》,无可置疑的原创 | 255 |
| 二、李作《画网巾先生传》早就传世的其它力证 | 264 |
| 三、李作《画网巾先生传》在后代的传播及其内因 | 272 |
| 第三节 李世熊,卓越的南明遗民散文大家 | 282 |
| 第四节 百脉贯通、生生不息的南明遗民散文网络 | 295 |
| 第五节 南明遗民散文网络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又一证明 ——以节点张岱为例 | 305 |
| 一、张岱历史散文书写中对象考察和文化省思的卓尔不群 | 305 |
| 二、张岱小品散文创作对晚明风习的蝉蜕、超越和崭新品质 | 312 |
| 第六节 南明遗民散文网络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一点补充 ——以“清初三家”之一的汪琬为例 | 322 |
| 第六章 台湾海峡的诗群活动:南明区域文学研究 | |
| ——以台湾文学始祖问题为中心 | 330 |
| 第一节 关于台湾的“文学始祖”问题 | 332 |
| 一、海峡两岸的台湾“文学始祖”观 | 332 |
| 二、一个天大的误解 | 336 |
| 第二节 现有台湾“文学始祖”观的彻底澄清 | 345 |
| 一、诗史互证的再澄清 | 345 |
| 二、诗史互证的继续澄清 | 358 |
| 第三节 真正最早在台湾从事汉文创作的南明文学家 | 369 |
| 第四节 台湾文学的真正“始祖”及其面相 ——鲁王监国和明郑前期的台湾海峡诗群及其构成 | 381 |
| 一、概观 | 381 |
| 二、舟山诗群 | 383 |
| 三、厦、金诗群 | 386 |
| 四、领袖将帅诗群 | 398 |

| | |
|----------------------------------|-----|
| 五、滨海诗群 | 402 |
| 第五节 台湾文学“始祖”之遗风 | |
| ——鲁监国和明郑前期台湾海峡诗群的基本精神 | 412 |
| 一、“无诗不爱国”——民族情怀与实录精神 | 412 |
| 二、“何年客子是归期”——乡愁情结与在地关怀 | 421 |
| 三、“噫气”“呕血”,“簇簇生新”——“真诗”的追求 | 425 |
| 第六节 补论:历史何以选择了沈光文 | 429 |
| 主要参考文献 | 438 |

第一章 有关南明文学研究的概念与理念^①

在正式展开本课题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有关概念和理念作出澄清和梳理,以便为本课题研究确立学理基础和学术方向。

第一节 “文学”概念的历史考察和本课题所取

自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历史转型,文学史研究摆脱极左时期机械、庸俗的政治比附以来,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扣击、发覆和大文学史追求,遂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这种潮流的出现自有其必然。这是对文学史本真的历史性的回归和深度访问,是对文学史无言存在却不会任人打扮或曰宰割的无声呼唤的历史回应。归根到底,文学史从来就不是纯净、单一、孤立无涉的存在,有关文学的概念从来也不是象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含义明晰、外延确定和始终一致。

一、“文学”概念的历史流变

“文学”一词在其最初出现的先秦时代,就是一个包容宏富而又包含今之文学在内的大概念。

《论语·先进》载孔门四科之一,“文学:子游、子夏”。梁皇侃《论语义疏》以为“文学指博学古文”,并引范宁语指古文的主体即“先王典文”,赵宋邢昺《论语疏》释“文学”为“文章博学”,真德秀《论语集解》提出“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学”概念

^① 本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学术论坛》2006年第6期。

是一个主要指“文化修养”的大概念,今人所指的文学文章亦包含其中。因此,有学者以为孔子所说的文学实即有关文化典籍和典章文献的广博学问,而与今天比较纯粹的文学概念不相干,应该说,是比较偏颇的^①。仅以子夏来说,根据可靠文献的记载,他对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和当时的文学艺术风尚就下过很深的钻研工夫,尽管其出发点和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动机并不一致。《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是子夏和其师一起讨论《诗经·卫风·硕人》篇哲理意味的互动情形。《礼记·孔子闲居》篇近千言,更全部是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大雅·泂酌》篇“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之典范含义,孔子则广证博引《诗经》各篇章,阐述其“五至”、“三无”、“五起”等社会理想,使子夏“蹶然而起”的生动记载。如果说这是有关《诗经》政治学的一次以孔子为师、教学相长的课堂对话,那么,《礼记·乐记》中的如下很大一段则是子夏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发表的一通文艺伦理学,论题肇端和援以为据者也都是《诗经》:“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

^①如李泽厚《论语今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页254)即云,“‘文学’并非后世的‘文章’,主要指有关礼仪制度的学问”;陈伯海《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及其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会研讨会,上海,2004,4)亦云,“邢昺《论语疏》释‘文学’为‘文章博学’,并不确切。二人不以‘文章’著称,孔门传授中亦无‘文章’之目。‘博学’庶几近之”,“特指文化典籍和文化思想的传承,近于后世的‘学统’”。

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子夏对《诗经》“德音”之作和“溺音”之作的区分，无疑是对《诗经》题材的一种政治社会学研究。《论语》等其他先秦儒家文献所载子夏的大量极富文学性的隽言妙语，直接显示了子夏的相当文学修养。宋人张栻《癸巳论語解》推许子夏为“或有所兴起而得之于诗，或诵诗而有以感发吾之至意，皆善为诗者也”，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五《文水县卜子祠堂记》亦赞扬子夏为“文章可得闻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总结“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也”，都是提出了比较充分的根据的。总之，文学指包含今之文学文章在内的文化修养，这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学观。此其一。

其二，先秦时期的其它典籍亦经常提到“文学”一词。值得注意的是，其与上述儒家所指有相近的地方，如《韩非子·五蠹》“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亦有显著的不同。例如，《墨子·天志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命中》：“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非命下》：“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韩非子·五蠹》：“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文学”一词常常与“言谈”并用，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其意颇类于今人文学理论著作“文学为语言的艺术”之界定，不过，在先秦由于书写为文的繁难，这种文学更多的还只是“口头语言的艺术”。反观《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样看来，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看作（口头）语言的艺术，乃是先秦时期社会各界的一个共同倾向。

简而言之，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学”，即指关于文化修养的一个大概念，包含了今之文学文章和今之文学观在内，与历史、哲学等其他社会文化密不可分。

经过两汉四百年华丽夸饰赋体和浓情哀感五言诗的浸泡，从魏晋以迄齐梁，中国文学进入了空前的审美自觉和主体性高扬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学观，就其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的探讨而言，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实已完全不逊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家；就其对文学具体畛域（文体）的厘定而言，则继承了先秦的恢弘气度，保持了大文学的鲜明特色。

承曹丕《典论·论文》“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文学价值自觉，陆机

《文赋》亦自豪宣称“文之为用”，“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而其更重要的创造性贡献则在于对文学活动独特思维过程的精到把握和对文学作品审美属性的简要提示。该文描述文学想象和灵感贯通与否的情形：“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佛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聊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意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跋扈，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其言“诗缘情而绮靡”，则无论是就诗歌在中国文学传统的主导地位来看，还是就该文开篇所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咏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云云，其所指实际上都是揭示了一般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陆机揭示的文学作品“缘情绮靡”的审美特质和“耽思沈辞”的思维特点和语体特点，后经齐梁时代一刘、二萧的进一步发挥，而积淀为有关“文学性”的经典思想。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直言，“五情发而为辞章”，“辩丽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经”，“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均即“缘情绮靡”之意；《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云云，亦即“耽思”之形。萧绎《金楼子·立言》从比较角度言之：“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词，守其章句，迟于通变，……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文学作品与“学”同文章、实用“笔”致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作者“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结果，具有“绮縠纷披，宫徵靡曼”的形式特点，是作者真切生命体验的动人表现。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把握抛开了此前有关“文笔”之分，“无韵者笔，有韵者文”的形式局限，与今日中外文学理论家的见解颇相契合，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洞见。萧统《文选序》从屈原“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憩，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等实例，推出“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论，

同样亦即文学作品“缘情绮靡”之意；复于甄选说明中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若其贊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经部著作为人伦之“准式”，子部之书主在“立意”，史籍功用则在传“事”，皆与文学性的“篇章”不同；文学性的篇章，包括史书中直接体现史家情志的赞、论、序、述之类，盖“出于沉思”，“归乎翰藻”，是作者创造性想象、艰苦构思等思维活动的成果，体现了作者“踵事增华”，“综缉辞采”的艺术匠心，具有文华灿然的语体特点。

诚如陈伯海先生所言，“缘情绮靡”和“情采”的提出，“由诗歌的内在生命推导出其外在形式上的文采焕发，换言之，将文采视以为生命本根的自然显现，这就给古代文学的诗性特征和审美性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概括，其意义十分深远”，“不仅能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甚且好拿来同西方文论中的某些观念开展对话与交流，而大文学史之‘大’，便也会在这古今中外不同文学体制、精神的碰撞和融会中逐渐生成”^①。我们认为，如果淡化其中因处在文学自觉时代而不免过分强调的文采追求，则“缘情绮靡”与“沉思翰藻”的结合确可视为“文学性”的精当概括；换言之，一切出于真切的生命体验，源自其情意、情志之生命发动，经过精心构思和创造性表现等审美体验者，皆可视为文学。这种文学观，即使在今天，也是丝毫没有过时，而可以沿用的。

另一方面，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家们对文学具体畛域亦即文体的认定，又是相当宽泛大度的，如《文赋》在“诗缘情而绮靡”之后，列举各种文学文体的风格特点：“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间雅，说炜晔而谲诳。”《文选序》在指出诗分四言、五言、杂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之后，也胪列：“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贊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

^①《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及其他》。

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更广泛讨论了包括史传文和诸子文在内，具有文学性的二十类文体。

二、文学史家的“文学”观

文学萌生时期与哲学、历史诸社会文化形态浑然一体的特点，文学自觉时代先哲们对“缘情绮靡”、“沉思翰藻”文学性的追寻和对文学具体畛域的宽泛处理，为 20 世纪的文学史家变嬗自己的文学观，在文学史叙述中处理文学文本和具有一定文学性的非文学文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学史窦警凡《历朝文学史》(1897)，根据周兴陆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介绍，即延续着传统的广义的文学观念，经、史、子、集，散文、骈文、诗、词、戏曲，除小说外，几乎无所不包。近代中国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学制规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中大学分科有七，其中“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语言文字学等七门，亦以“文学”涵括广泛的知识类别，而以“词章学”之名指称今人所言的文学^①。这些都与先秦的情形很类似。然而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虽有人提出“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②，延续了文学自觉时代先哲们的思想精粹并进一步突出了文学的审美品位，但更多的文学史家由于受到西方纯文学理论的影响，框选文学史叙述范围时却不免偏狭，大多只局限在诗歌、小说、戏曲等西方视野中的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长盛不衰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而不见。例如，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之“编辑例言”，即公开宣称“除诗歌、词、曲、小说外，其余概付阙如”^③。有的则又回到中国传统士大夫视野中的纯文学理念，既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十分隔膜，似乎也淡忘了文学自觉时代先哲们的提示，在展开文学史叙述时只见诗、文、词等最正统的样式，而全然不见小说和戏曲。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的张宗祥《清代文学》就是如此，对清代大潮迭起的小说创作和巨峰四起

^① 在张之洞主持起草、1904 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中的词章学即改名为中国文学。

^② 黄人《文学之定义》，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文学史方法论卷》，页 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中国纯文学史纲》，页 1，北平著者书店，1935。